

他在島嶼的島嶼寫作

——謝昭華筆下的馬祖身世

林肇豐

教育部大學社會責任推動中心博士後研究員兼組長

摘要

馬祖文學始終邊緣，本論文嘗試回覆「謝昭華是誰？」的問題，並探討他透過文學創作如何看待、定位馬祖（特殊的歷史來路、與台灣的關係）及島嶼上的自己。內容分為兩部分，「他在島嶼的島嶼寫作」以相當篇幅爬梳謝昭華的創作歷程，並分析其詩、小說、散文等作品，主要欲闡述現今的台灣文學史雖然長期忽略馬祖，但小島上確實存在一流作家和作品。「謝昭華筆下的馬祖身世」先是透過與日本沖繩——《沖繩札記》與「犧牲的體系」——對比，凸顯戰後的馬祖與台灣何嘗不也是「台灣屬於馬祖」、「犧牲的體系」之關係？對此謝昭華認為過往不該輕易被抹消，而作品中始終有著隱隱控訴；再者，本文也梳理歸納謝昭華創作中那股往前探源的返本趨力，他時而想像1949年以前的馬祖是蜃民海域、海盜根據地，時而是魚族天堂、黎民百姓的海角樂園，盡皆一派海島猶未被國家權力所收編的圖像，則彰顯了他追求「不認同」的自由。

關鍵詞：謝昭華、馬祖文學、戰地政務、犧牲的體系、沒有社會的社會

He Writes on the Islands of the Island:

Hsieh Chao-hua's Depiction of Matsu's Lineage

Lin Chao-Li

Postdoctoral Fellow and Section Chief
USR Promotion Center
Ministry of Education

Abstract

Matsu literature has traditionally been on the periphery. This paper seeks to answer the question, “Who is Hsieh Chao-hua?” It explores how Hsieh, through his literary works, perceives and positions Matsu—with its unique historical trajectory and relationship with Taiwan—and examines his own identity as a resident of the Matsu Islands. The paper is organized into two parts. The first part, “He Writes on the Islands of the Island,” delves into Hsieh Chao-hua’s creative journey, analyzing his poetry, novels, essays, and other works. The central argument holds is that, despite Matsu’s longstanding neglect in the history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these small islands have produced outstanding writers and works. The second part, “Hsieh Chao-hua’s Depiction of Matsu’s Lineage,” begins by contrasting Matsu with Okinawa, drawing on works like *Okinawa Notes* and the concept of “The System of Sacrifice.” It highlights how the post-war relationship between Matsu and Taiwan can be seen as a reflection of the relationship of “Taiwan belongs to Matsu” and “The System of Sacrifice”. Hsieh believes that the past should not be easily erased, and he subtly conveys his disagreements in his works. Additionally, this paper also summarizes the driving force in Hsieh’s works, which seeks to trace back to origins. He imagines Matsu before 1949 as a realm for the Tanka people (boat people), a pirate stronghold, and at other times, a paradise for fishers and a coastal haven for common folk. These images reference the Matsu Islands before they were incorporated by national powers, emphasizing Hsieh’s pursuit of the freedom to “not be confined by an identity.”

Keywords: Hsieh Chao-hua, Matsu Literature, Military Administration, The System of Sacrifice, A Society Without a Society





一、前言：論述既始，已為「名家」

馬祖列島有「上天撒落在閩江口外的一串珍珠」之美譽，其由南北竿、東西莒、東西引、大小坵、高登、亮島等 36 個島礁嶼組成，與中國大陸最近距離只有 9.25 公里。群島上的考古遺址最早可推至新石器時代，最早的文獻記錄則在南宋；但早期遷居各島的人們常因漁汛在島嶼和大陸原鄉之間移動，並無長期定居的打算，他們主要與原鄉連結，各島嶼或聚落之間除非因原鄉所輻射的關係而有橫向聯繫，否則彼此的關聯並不緊密。¹

真正讓現代「馬祖」成形的，還是 1949 年以後國民黨軍隊的進駐，設「馬祖行政公署」、三縣政府，以及 1956 年開始實施「戰地政務實驗」，並將羅源、連江、長樂三縣合併為一福建省連江縣。戰地政務時期馬祖實施徹底的軍事管制，民眾的食衣住行育樂被嚴格限縮，而且全島要塞化、人人皆兵，雖然並未像金門那樣遭遇大規模的砲戰與陸戰，但長期「枕戈待旦」、危惴焦慮直至 1992 年才宣告解嚴，已比台灣地區遲了五年又四個月。

宋怡明（Michael Szonyi）在馬祖和金門的比較研究中表示，相對於金門的宗族社會及僑鄉背景，馬祖在 1949 年之前僅是「一個沒有社會的社會」，並不存在「馬祖認同」這種說法，它是脫胎於軍事化時期的產物，軍事化創造了嶄新的共同利益和共同的社區意識。² 若如其言，則由人為行政決策所創造的「馬祖」共同體其時間不很久長，且幾乎自始即在嚴格的軍事管治之下，那麼值得追問的問題是：「馬祖有文學嗎？」又或者換個方式提問：「有馬祖文學（存在）嗎？」

這個問題在 2012 年金馬解除戰地政務 20 週年時，國立臺灣文學館似乎有所關注，其於年底籌備「仙洲·戰地·曙光——金馬文學特展」並於隔年 1 月開幕。而該年 3 月的《台灣文學館通訊》即以此特展為當期專題，內容除呈現展覽策劃、展場巡禮及開幕報導外，還特別邀請謝昭華、吳鈞堯為文「概說」馬祖文學、金門文學。

在臺文館的簡介中，謝昭華被稱為作家、馬祖詩人、現（時）任連江縣衛生

1 林瑋嬪，《島嶼幻想曲：戰地馬祖的想像主體與未來》（台北：春山出版，2023.03）電子書版，頁 29-32。

2 宋怡明（Michael Szonyi），〈馬祖及金門：20 世紀地方軍事化的比較研究〉，江柏煒主編，《「馬祖：戰爭與和平島嶼」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連江：連江縣政府文化局，2018.07），頁 119-129。

局長，至於為何會「找上」他來撰述馬祖文學的面貌？原因不得而知。但這篇題為〈冷戰旗手的文藝復興——馬祖文學概說〉的文章，篇幅不大，卻可能是最早、具系統性勾勒馬祖文學整體輪廓的文字。³其大致將馬祖列島的近代社會發展分為三個時期：1949年以前、1949至1992年、1992年以降。第一時期乃自明清時代以迄民國，以文言作品為主，多以斷簡殘篇散存於各類史料之中；第二時期是戒嚴令頒布、今日「馬祖」逐步成形並成為冷戰前線之後，其時文學書寫內容也與軍事治理下的馬祖軍民生活息息相關；而文章所題的「文藝復興」，主要則指1992年金馬解嚴後的第三時期，軍事色彩與官方意識形態的桎梏消退，文藝創作獲得自由空間而逐漸蓬勃發展，包括謝昭華自己的詩集《伏案精靈》（1994）、《夢蜻蜓》（2001）也在此時期出版，他並概述其他已結集、未結集的詩、散文、小說、報導文學、圖文書等作品。

爾後，具有撰述「馬祖文學史」企圖心的書寫，當屬劉亦的學位論文〈島語：馬祖書寫與臺灣文學史〉（2023）及其改寫出版的《小島說話：當馬祖遠離戰地，成為自己》（2024）。⁴在這些著作中，劉亦由「前線島嶼：軍中文學」、「中繼島嶼：懷鄉文學」、「新生島嶼：地方文學」三個主題切入，闡述馬祖文學的樣貌；而其中一直要到「地方文學」的部分，如同謝昭華前文的第三時期，才終於有較多——並非島外人士「代言」，而是——馬祖本地的聲音出現。

有意思的是，在「地方文學」章節開頭，劉亦首先提及馬祖文學獎裡的「名家書寫」。馬祖文學獎自2009年開辦以來，每一屆都規劃有「名家書寫」單元，即由主辦單位邀請幾位已成名的作家拜訪馬祖，寫下對於馬祖的印象。這是馬祖文學獎的特殊之處。而在2009年首屆，名家書寫的代表有曾駐紮馬祖的海軍將領汪啟疆、有兒時流亡馬祖經驗的蔣勳，以及馬祖本地作家謝昭華。⁵

換句話說，謝昭華既被視為有資格也有能力綜覽馬祖文學整體面貌之人，同

3 謝昭華，〈冷戰旗手的文藝復興——馬祖文學概說〉，《台灣文學館通訊》38期（2013.03），頁19-21。

4 劉亦，〈島語：馬祖書寫與臺灣文學史〉（台北：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23）；劉亦，《小島說話：當馬祖遠離戰地，成為自己》（台北：離島出版公司，2024.02）。

5 參見福建省連江縣政府編，《馬祖鈞鑒：2009首屆馬祖文學獎得獎作品集》（連江：連江縣政府文化局，2009.11）。

時在馬祖的地方文學獎剛起步時，他已經是被認可的「名家」，並擔任該屆新詩類的評審（之一）。然而，他究竟是誰？在既有的台灣文學史論述中，少見有關於他的足跡。

迄今為止，對於謝昭華其人其作的探究著實不多，零星篇章集中於較早期的詩作；⁶而在報章刊物或縣志上，則有數篇來自交誼、採訪的報導或扼要的生平創作小傳，⁷但尚未有學位論文或研究專書產出。在劉亦的著作中，則以數頁篇幅提及謝昭華赴台就讀醫學系後返回馬祖執業，1995年即出版詩集《伏案精靈》，是相當早成書並於台灣發行的馬祖作家；爾後，引用謝的第二部詩集《夢蜻蜓》中〈國境封鎖〉一詩，闡述海洋認同成為詩人謝昭華的逃逸路徑，而對於蟹民或「祖輩」海盜反抗性格的召喚，則「可能也殊途同歸、遙遙相映著桑品載所暗示的『海洋性』，對西邊的原鄉大陸與帶來禁錮的東邊台灣島，都保持疑惑，保持距離。」⁸

由謝昭華的詩作推導出「海洋性」或海洋認同，是劉文優秀的分析見解，但那畢竟並非一部作家專論，在有限的篇幅下如此推論似乎過快？且僅透過一篇詩作即蓋棺論定謝昭華的創作意識或認同形構，恐怕也忽略了此間的複雜性及創作歷程的變化可能。故此，本文嘗試梳理謝昭華的完整創作（詩集、獲獎小說、散文集等），歸納其書寫歷程和風格思想，此舉應有為台灣文學史補白之工／功。而標題所謂「在島嶼的島嶼」寫作，主要是指馬祖及其「重要他者」（Significant Other）台灣之間的關係，謝昭華成長於戰地政務時期的馬祖，負笈台北醫學院，畢業後回返小島執醫，縱使非刻意為之，筆下也自然沾染馬祖的凡事萬物，而成

6 如：向明，〈馬祖島上的醫生詩人——介紹謝昭華和他的詩〉，《文訊》117期（1995.07），頁81-82；洪淑苓，〈望海的史前魚——謝昭華《夢蜻蜓》評介〉，《文訊》188期（2001.06），頁28-29；倪思然，〈用文學為馬祖守夜——謝昭華詩藝論〉，《現代語文（學術綜合版）》12期（2012.11），頁50-51。

7 如：林安（林淑萍），〈馬祖守夜人：謝春福 vs. 謝昭華〉，原刊於《馬祖通訊》50期（1998.02.26），後收錄於《我們·馬祖人》（連江：連江縣政府文化局，2016.03），頁20-25；楊樹清，〈島嶼甦醒——讀馬祖詩人謝昭華〉，《金門日報》，2011.03.10（來源：<https://www.kmdn.gov.tw/1117/1271/1275/192975/>，檢索日期：2024.10.11）；連江縣志·文化志第五篇／第一章／文學創作（來源：<http://gov.matsu.idv.tw/lienchiang/culture.html>，檢索日期：2024.10.11）；蘇芳霽，〈與島嶼對話——【雲林莞草】謝昭華〉，《生命的和弦》，慈濟人文志業中心，2018.09（來源：<https://ppt.cc/fAQq4x>，檢索日期：2024.10.11）；台灣文學網／文學史／個人資料／謝昭華（來源：<https://ppt.cc/fD6uqx>，檢索日期：2024.10.11）。

8 劉亦，〈小島說話：當馬祖遠離戰地，成為自己〉，頁172-176。

為一位（台灣的）馬祖作家、海島詩人；本文也由「犧牲的體系」之視角切入，探討謝昭華如何看待馬祖列島（特殊的近代史來路、與台灣的關係），以及如何定位島嶼上的自我與他人。

二、他在島嶼的島嶼寫作

小小的格紙是一方青色的天空／而那一根細細長長的線，將我／牢牢地繫在
寂寞的小島上

——謝昭華，〈風箏〉

謝昭華，本名謝春福，1962年9月生於戰地政務下的馬祖南竿秋桂樓聚落；馬祖高中畢業後，1979年赴台就讀台北醫學院醫學系，是馬祖地區第四位公費醫學生。他自小就喜歡說故事，曾被老師點名上台講給全班同學聽；國三時的班導是數學老師，卻贈送他李辰冬教授的《文學欣賞的新途徑》作為考試獎品。當時馬祖的課外讀物稀缺，這本袖珍文庫本的啟蒙小書可謂珍貴，在謝昭華心底埋下了文學的種子。⁹

就讀醫學院時期，因德文課接觸德國乃至歐洲的藝術電影，成為標準的電影迷，日後曾與年輕友人在馬祖舉辦小型影展，引介「台灣新電影」作品，¹⁰而筆下也經常討論導演風格或引述電影內容、旨趣，對比現實人生。不過謝昭華開始文學創作，則要到1986年畢業返回馬祖擔任家庭醫學科醫師以後。他1986年任連江縣衛生院醫師；1992年戰地政務解除，衛生院改制為連江縣衛生局並成立縣立醫院，謝春福（昭華）擔任首屆連江縣立醫院院長；2010年任連江縣衛生局長；2023年5月29日起兼任行政院金馬聯合服務中心副執行長。

9 謝昭華，〈小書〉，《國境封閉與虛構的旅程》（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2022.11），頁183-187。

10 謝昭華，〈那年夏天，德文課〉，《國境封閉與虛構的旅程》，頁154-160。

（一）孤獨伏案的詩人

白天的謝春福醫師，在不必值急診班的夜裡為何會化身謝昭華詩人？在一篇人物報導中，他自言之所以開始創作，乃是「因為孤寂、不滿」。大學畢業後，由相對自由開放（已近解嚴）的台灣回到戰地政務軍事管制下的馬祖，¹¹ 封閉的島嶼生活著實需要重新適應。「我能做些什麼？」是 1986 年初回故鄉、每日看診不到 10 位病人的謝昭華，最常詢問自己的問題。¹² 而巨大的孤獨感與無力感，迫使他潛入文學世界中，透過創作去承載、抒發無日無之的不安甚至憤懣。

中國學者倪思然曾觀察到，謝昭華早期的詩作¹³ 中除了經常出現與「海洋」相關的事物與意象（如海浪、船隻、各種水生動物）外，還有各種型態的「夢境」，他不無浪漫地闡述：「謝昭華在作品中讓想像力插上翅膀翱翔在繆斯王國的晴空，以變幻多端的筆觸對各種夢境進行描繪，賦予『夢』這一意象以鮮活的生命力和搖曳生姿的豐富意蘊。」¹⁴ 倪思然的觀察確實，姑且不論夢境為何，光就「夢」字而言，在謝昭華早期兩部詩集中的確大量且頻繁地出現。然而倪文並未進一步說明詩人對於夢境的喜好甚至耽溺，來自何處？我認為在謝昭華早期的詩作中，「孤寂」、「不滿」仍然才是最重要的關鍵詞——或者說是創作動力，諸多的「夢」則由此而來：它是小島醫生關於自我實現的疑惑，面對封閉生活日落月升的輾轉反側，而使自己「再度擱淺於夢境的碎岸／夢與醒在此接壤」；¹⁵ 它是對於馬祖曾經作為冷戰前線的記憶、陰影與不滿，而使得詩人以為「驚慌失措的夢境原已遠去／不復記憶。我却一再底醒轉／在戰亂頻仍的年代」；¹⁶ 它也是過往馬祖民眾皆有的搭軍艦往返台馬的慘白經驗，在暈船、汽油味、嘔吐酸腐交織的艙底，晃盪於半夢半醒間不知何時將至，「輪機聲煩躁／在夢與醒的邊界游移／晨光嬉

11 當年馬祖的公費生醫學生比照國防醫學院學生，需返鄉服務 15 年。參見謝昭華，〈抽屜〉，《國境封閉與虛構的旅程》，頁 144-148。

12 林安（林淑萍），〈馬祖守夜人：謝春福 vs. 謝昭華〉，《我們·馬祖人》，頁 20-25。

13 指《伏案精靈》（台北：詩之華出版社，1995.06）、《夢蜻蜓》（台北：書林出版公司，2001.03）。

14 倪思然，〈用文學為馬祖守夜——謝昭華詩藝論〉，《現代語文（學術綜合版）》12 期，頁 50。


15 謝昭華，〈夢醒接壤〉，《伏案精靈》，頁 145。

16 謝昭華，〈在戰亂頻仍的年代醒轉〉，《夢蜻蜓》，頁 32。

戲船舷／熱帶氣流輕搖我意識的艙門，訴說關於島嶼的種種」。¹⁷

其實謝昭華早期詩作的書寫主題甚為廣泛，在首部詩集《伏案精靈》（1995）中，有對於詩意靈感的捕捉、時間與生命的思索、質疑身分階級、紀念逝去導演、關心外籍勞工、¹⁸ 異國歷史、人類和地球命運等作品，向明在推薦序〈即興曲沿唇角輕唱〉中提示得清楚：「詩人雖然蟄居在孤獨的海島，其實他的心神卻時無定所的出入中外古今，在歷史的迴廊中躑躅，在經典的灰塵中搜尋。可以說他在詩中所表露的人生經驗，並沒有因與世界保持距離而生份，反而由於上天入地的無碍求索，使得詩的內容更加豐富，詩的指涉越加遼闊。」¹⁹ 不過，同時入選《七十九年詩選》的〈喀布爾傳說〉、〈世界的守夜人〉，也曾被詩人蕭蕭在小評中質疑「完全遠離台灣經驗」、「一點都沒有台灣的影像」，他好奇謝昭華為何選擇喀布爾、做世界的守夜人，到底「謝昭華在那裡？」²⁰

那或許是 1990 年代台灣主體性高漲的時代要求吧？但話說回來，謝昭華還真不在台灣島上，而是身處「國之北疆」的馬祖。此時其筆下如〈東引燈塔行〉、獲得 1991 年《青年日報》長詩獎的〈邊城四季〉，都是立足於馬祖的作品（不知為何皆是東引？）。其中〈邊城四季〉的序詩開頭已成名句：



國境的最北端了，東引島
 流落於海峽的黑潮間
 沿著亞洲陸塊的礁岩
 在無星的夜晚凝結
 一滴古老大陸的悲憤淚水

「悲憤淚水」除了將東引乃至馬祖比喻得形神俱備外，亦可探知全詩基調。而由這「紫色荒寒的邊境」南望福爾摩沙、北望中國大陸，台灣是「一則輕巧稚

17 謝昭華，〈狙擊〉，《夢蜻蜓》，頁 18。

18 〈班吉在染坊〉獲《聯合報》第 13 屆小說獎之附設新詩獎。

19 向明，〈即興曲沿唇角輕唱——讀謝昭華的《伏案精靈》〉，謝昭華，《伏案精靈》，頁 9。

20 參見向明編，《七十九年詩選》（台北：爾雅出版社，1991.02），頁 45。

純的童話」，忘卻（反攻）夢想；馬祖島嶼的軍事化，老兵返鄉不得；同時詩中也感傷中華大地的歷史命運，紅衛兵集體顛狂，八九民運遭遇血腥鎮壓，所謂「烏托邦不僅傾頹，已完全被擊碎」，而「大地愠怒地震響」；終章視角回到馬祖島上，則是一片「蚵肉淡菜緊緊閉了殼／牛群傳播疫癘，豬隻逸走」的驚恐、頹敗、逃難景象。這首投予軍事機關報的組詩，除了間接記錄下小島對於六四天安門事件的反應外，也意外凸顯當時馬祖在自我認同和定位上的尷尬、困惑：

我們國度的邊界曲曲折折
 圍繞著歷史禁忌的樊籬
 國境侷促且遼闊
 馴養著白日與黑夜交疊的
 嗅尋戈壁荒漠的魚群²¹

而到了第二部詩集《夢蜻蜓》（2001），謝昭華則有更多關於馬祖的書寫，尤其在輯一「冷戰紀事」中，既有〈國境封鎖〉、〈海域縱橫——馬祖列島一九四七〉這類思索群島歷史來路、位居邊緣處境的作品；也有〈在戰亂頻仍的年代轉醒〉、〈沒有人再和我談祖國的問題〉等詩作闡述個人、島民及士兵們對於戰地生活的記憶與陰影。而有時這些作品並不僅僅描繪島嶼的人事物本身，在詩人的巧譬善喻下更是以景抒情、借景抒懷，例如與輯名相同的〈冷戰紀事〉，便將世界的冷戰和家中的冷戰交映對比：

語言是種植在腦海裡的牡蠣
 堅硬的外殼包裹豐沛的淚水
 語言是刀刃，是晚餐桌上
 碗盤杯筷擦撞的聲響
 ……

21 謝昭華，〈邊城四季〉，《伏案精靈》，頁123。

電視機在客廳裡發表
 這一世紀最可鄙的演說
 ……
 風暴籠罩島嶼四周
 語言的港口已遭冷嘲封鎖
 目光與目光擦撞
 客廳裡的電視螢光幕仍兀自
 對著室內的寂靜歌唱²²

而前文已引述過的〈狙擊〉，則透過搭乘軍艦逡巡海面的意象，比喻創作之艱辛以及對於「詩神」的追逐。

當然，除了馬祖書寫外，《夢蜻蜓》仍有許多其他主題的創作，例如輯二「錯身」中，收錄不少洪淑苓所謂「望海的史前魚」、「對史前的世界如此迷戀」²³的詩作；輯四「童聲練習曲」，則可見女兒惟安出世後，詩人由生命誕生、牙牙學語和童稚視界裡汲取諸多靈感。值得一提的是輯三「重金屬」，詩人似乎對於電腦設備、網際網路等新科技，所產生的日常依賴、沉迷或人我互動的新形式感到特別在意，故有許多描摹和相關意象之運用；而這在今（2024）年甫出版的詩集新作《熱帶氣旋升起》中，可以發現有持續的關注，且隨著科技日新月異還加入了手機、社群媒體等事物，只是詩人不再對此專事描寫，而是將之頻繁地融入普遍的詩句語言中：

高粱地裡手足相見，於臉書寒暄
 於推特，嘻笑怒罵於嘆浪
 笑談間那古今事，舉輕
 若重，昔日滴落軌條砦上的歌聲

22 謝昭華，〈冷戰紀事〉，《夢蜻蜓》，頁 36-40。

23 洪淑苓，〈望海的史前魚——謝昭華《夢蜻蜓》評介〉，《文訊》188 期，頁 28-29。

仍待網路伺服器的風扇吹散²⁴

世界往虛擬的方向走去

只有累贅的象形文字真實

笑聲隱藏在電路板裡

摔倒在崎嶇壞軌之間²⁵

興許是近年大疫（Covid-19）之故，世界各地封鎖隔離，人們僅能透過手機網路聯繫，以鍵盤滑鼠遊走虛擬世界、相逢雲端，故使得詩人更加關注這種「新日常」。

另外還值得一提的是，對於謝昭華早期的詩作，幾位學者或評審都給予過「用力太深」之評價，例如鍾玲即認為〈狙擊〉是一首精心架構的詩，內容「繁複」、思想太多，有點不勝負荷；²⁶而對於獲得台北市文學獎新詩評審獎的〈當青春斂翅沉睡〉，陳義芝指出詩語言的密度高、過多「眩人眼目」意象，難免予人閱讀焦慮；陳黎也認為意象過於堆砌，可能縮減了讀者感性想像的空間。²⁷而對於這些評論，洪淑苓在評介詩集的文章中則表示「頗有同感，不知謝昭華自己的想法如何？」²⁸

這種對於現代詩創作語言的認知分歧，在2009年首屆馬祖文學獎新詩類的決審會議中最清楚可見。評審之一的楊澤在初始對於參賽作品發表整體看法時，即表示過去在詩的技藝上比較重視純就詞章而論，但他愈來愈感覺詩要跟生活、人生連結，因此他比較喜歡口語一點的作品，那種文字密度很高者，只是繼承上一代現代詩慣性的語言；同時也擔任評審的謝昭華，則未表示意見。然而當後續兩輪的投票結果出爐，雙方（楊澤與汪啟疆；謝昭華）的評價便出現明顯差異，

24 謝昭華，〈相見——記二〇〇一年初訪金門烈嶼〉，《熱帶氣旋升起》（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2024.09），頁137。

25 謝昭華，〈游牧〉，《熱帶氣旋升起》，頁134。

26 鍾玲，〈精心架構的詩〉，謝昭華，《夢蜻蜓》，頁22-23。

27 〈評審感言〉，謝昭華，《夢蜻蜓》，頁59。

28 同註23，頁29。

謝昭華不喜作品使用約定俗成的文句、不夠精鍊與鬆散，而楊澤卻排斥精密、「太緊」的語法，偏好鬆弛、大開大闢。²⁹

事實上此間的標準難言孰是孰非，而是不同人士對於現代詩的美學觀有著根本差異。謝昭華或可視為「技術派」詩人，重視錘字鍊句、鎔鑄結構，而當詩作中的私人象徵較多、意象較不統一，令讀者的想像力不易連綴時，確實可能造成讀解上的困難——但話說回來，若閱讀一首詩作能夠一目了然、疾行而過，似乎又與白話散文並無二致？——這在他早期的部分詩作中較常有此狀況，大抵也因此「台灣文學網」會以「拼貼手法」、「語言文字多變」去介紹謝昭華的文學風格，³⁰那樣的作品往往需要細嚼慢嚙、反覆體會，卻能得到深刻的興味。而到了近期的《熱帶氣旋升起》，謝昭華似乎相對克服了上述問題，其由造句到謀篇、經營意象到交織情思更形完融，如〈虛擬〉、〈島嶼甦醒〉、〈回家——悼亡詩〉、〈游牧〉、〈相見——記二〇〇一年初訪金門烈嶼〉、〈秋日過牛角巷道偶見〉等，都是那樣的作品。

（二）新人小說家

在《伏案精靈》、《夢蜻蜓》兩部詩集之間，其實謝昭華還嘗試過小說創作，並於1997年以〈魚狂〉獲得第11屆「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該屆短篇小說類的決審過程中評審們爭執不下，最終決議首獎從缺，由〈魚狂〉和黃國峻的〈留白〉並列短篇小說推薦獎。³¹無論如何，其能由229件投稿作品中脫穎而出，成績斐然。

〈魚狂〉寫一位出身馬祖因而綽號「馬祖」的黑道人士，自12歲舉家搬遷至永和後便未再回去過，但遇到警方執行專案大力掃蕩黑社會，老大（麥大）於是提議他回馬祖避避風頭。小說全篇大抵描述他的返馬歷程，以及在島上的所見

29 參見尹蓓芳記錄整理，〈新詩類決審會議實錄〉，福建省連江縣政府編，《馬祖鈞鑒：2009首屆馬祖文學獎得獎作品集》，頁136-142。

30 台灣文學網／文學史／個人資料／謝昭華（來源：<https://ppt.cc/fD6uqx>，檢索日期：2024.10.11）。

31 參見魏可風記錄，〈江山有待：第十一屆「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決審實錄〉，《聯合文學》157期（1997.11），頁12-26。

所聞。

作為一「技術派」作家，謝昭華對於〈魚狂〉的謀篇布局亦有設計，在幾個章節最後皆以不斷句／沒有句讀的段落收尾，大抵有臚列釣具、釣點、魚種、關於運補艦的回憶、馬祖島上的各式標語等，但形式上不甚整齊，前後文連接略為突兀，且後繼乏力而顯得意義不明；再者，主角的「腔調」則是評審們提及的最大問題，其半江湖半文藝的內心自述、既知曉克魯泡特金又懂各種主義，實在都與黑道中人的形象有所扞格。

至於〈魚狂〉欠缺小說該有的張力這點，則可謂見仁見智。作品通篇的情節起伏確實不大，而是平順平淡地呈現島嶼生活的諸多切面，包括搭船夢魘、對運補艦的記憶、馬祖人的角色組成、私釀老酒、標語之島、對岸轉學來的小孩（馬祖的婚配狀況）、海漂浮屍等，無一不是馬祖特有事物，而這種推進情節的方式，也確實博得部分評審的好感；且在這些切面中，主角仍偶爾透露心聲或疑問，例如：「我一直以為馬祖列島是一群忠心耿耿的看門犬，一看就是五十年」、「馬祖自從被掛上了這冠冕堂皇的稱號之後就失去了自己」，或者詢問小舅「幹嘛還待在這個小地方不回台灣，這裡又沒什麼鳥發展？」³²……這些具體而微的片段，在在展現了〈魚狂〉看似講述黑道人士避風頭的故事，其實講的就是馬祖的故事。在小說獎的決審過程中，評審黃碧端表示〈魚狂〉處理「一些在這幾十年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已成為陳蹟或荒謬性的事物，因此產生了趣味性」，可謂一語中的。

關於這篇小說，謝昭華在得獎感言中表示「該說的都在故事的字裡行間，對生活在位居亞洲大陸陸塊邊緣零零落落的島嶼上的人們，這篇故事是屬於他們的，也表示了我對他們的一點敬意。」同時也說「我只希望給台灣一個真正的名字，也還給馬祖他原有的。」³³

何謂台灣、馬祖真正原有的名字？這話說得並不容易明白，但可以確定的是，起碼在寫作當時的台灣和馬祖都尚未擁有。事實上在〈魚狂〉中，主角對於馬祖的情感頗為矛盾，例如當他踏上福澳碼頭的那一刻，心頭便浮上「彷彿前日在永

32 謝昭華，〈魚狂〉，《聯合文學》157期（1997.11），頁90-100。

33 謝昭華，〈尋找一個名字〉，《聯合文學》157期，頁101。

和的拘束漂浮之感全消失在背後的大海裡」的感覺，但東北季風襲來，他又「懷疑自己是否漂流到了世界的盡頭。」再者，主角既覺得馬祖這彈丸小島快把他悶出蛋來、詢問小舅為何不離開這個沒發展的小地方？並且當他意識到自己不夠「大尾」成為警方治安治平的對象時，便立刻趕訂早班飛機回台北；但當他搭機時，又認為自己是飛離了「這一塊無論我到天涯海角都已深深植入我大腦潛意識裡的土地」，然而他回返小島才不過幾日光景？……我並不會將上述視為寫作瑕疵，因為人類的情感本即可能矛盾並存。只不過小說主角的矛盾，是否也隱隱透顯著謝昭華自身對於馬祖的情感矛盾？

在〈魚狂〉開頭，麥大建議主角回馬祖跑路，中途也要他別回來台灣，其中不乏哄騙欺瞞的成分；而小說結尾，麥大被做掉了，換成猥瑣的跟班老鼠當家，「馬祖」再如何打天下，至多只有做二當家的份。換言之，台灣再如何「改朝換代」其實都沒有「馬祖」的事，他無從介入，甚至「可割可棄」；這正如馬祖長期以來作為前線戰地，一個特別體制下的凝結時空，它經常與台灣無涉、缺席台灣社會的脈動變化——這，或許就是當時台灣與馬祖各自的名字吧！

在斬獲文學大獎的〈魚狂〉之後，2002年的《中外文學》上還可見到謝昭華的兩部短篇小說〈乩〉、〈藍色風景〉。³⁴〈乩〉以電腦遊戲三國志為喻，講述馬祖人夾處於台灣、中國大陸之間的迷惘混亂；台灣來的女子阿齡擁有難以被約束的（性）吸引力，而馬祖當時與對岸的海上走私則是新興的誘惑。主角在海上被保七艦艇追趕後發出的疑問：「我們究竟算是哪一邊的人。」深刻反映歷史和現實的弔詭。〈藍色風景〉則寫罹難者家屬趕赴馬祖空難現場，抵達前後與辦理後事的所思所想，通篇幾乎為內心獨白，夾雜兒時記憶、婚前憂鬱、親友互動、居家生活、外遇不忠、渴望孩子、面對死亡等，而結尾處新聞快報說飛往馬祖班機又失事墜毀，可謂對於當時馬祖接連發生空難的諷刺及控訴。

這兩篇發表於《中外文學》的小說，前述的「腔調」問題或刻意不斷句的句式依舊有之；而無論是海上走私或空難，都是馬祖 1990 年代特定時空的產物／

34 謝昭華，〈乩〉，《中外文學》30卷8期（2002.01），頁304-312；〈藍色風景〉，《中外文學》31卷1期（2002.06），頁202-211。

慘劇；在謝昭華筆下，兩篇作品的主要角色最終皆選擇自縊，此刻的馬祖似乎負載著難解之謎——你們為什麼要回馬祖？他要到這樣一座荒蕪的小島找些什麼？——並且是沉重陰鬱的所在。

謝昭華寫詩，而初試啼聲的小說之作即獲文學大獎，顯見極富潛力，但可惜這些小說最終並未結集；廿餘年過去，如今亦不見他繼續以小說講故事。在日後一篇討論北竿芹壁成為許多電影素材的文章中，謝昭華曾表示：

我衷心期盼，有小說家寫出一則以島嶼厚實歷史為背景的常民故事，不須誇張，也無須刻意賣弄黑色幽默，只是單純地說出當地居民的日常悲喜，一則如同侯孝賢導演的《戀戀風塵》與《悲情城市》一般動人的故事。³⁵

事實上他自己在 2000 年前後便以上述短篇做過嘗試，它們雖然存在著一些明顯缺點，但毋寧皆是不誇張、不賣弄而道出馬祖居民日常悲喜的優秀作品；且讓我們期盼謝昭華的「期盼」，在未來某日能夠再度成為他創作小說的動力。

（三）訴說島嶼心事的散文家³⁶

在詩集《夢蜻蜓》之後，謝昭華還有一部或可稱為「散文詩」創作的《離散九歌》（2008），並參與六人詩合集《群島》（2010）的寫作和出版。³⁷ 2014 年起，他應《中國時報》副刊主編簡白之邀，每週發表文章於「三少四壯集」專欄，一年內扣除報紙版面被總統大選填滿的一週，共收穫 51 篇，爾後集結為《島居》（2016）；六年後 Covid-19 大疫正熾，當時有《國境封閉與虛構的旅程》（2022）出版，內容共 30 篇。換言之，謝昭華在進行詩、小說創作之後，也涉入了散文書寫，堪稱三項全能。

35 謝昭華，〈芹壁〉，《島居》（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2016.05），頁 48-49。

36 此提法借自《中國時報》副刊主編簡白，他對《國境封閉與虛構的旅程》的推薦序題為〈訴說、傳聞島嶼的心事〉。參見謝昭華，《國境封閉與虛構的旅程》，頁 6-16。

37 謝昭華，《離散九歌》（連江：連江縣政府文化局，2008.04）；謝昭華、雪泥、千鶴、台北小雨、忘筌、湘羽，《群島》六人詩合集（連江：連江縣政府文化局，2010.11）。

《島居》與《國境封閉與虛構的旅程》（以下簡稱《國境封閉》）的出版雖有先後，但《國境封閉》內不少篇章其實發表在前，謝昭華也認為兩部散文集可視為姊妹作。就文章的主題而言，兩書確有多篇可以相互參照闡發，例如〈1984〉與〈搭軍艦的日子〉都提及往返台馬搭乘軍艦的無奈蒼白；〈照相〉和〈畢業紀念冊〉皆指出在戰地政務時期島嶼民眾不得私自擁有相機，因此前往相館拍照成為需慎重以待的珍貴之事；〈草本〉與〈惡島〉提及馬祖的綠化造林工程；〈就是島〉和〈小書〉論及大江健三郎《沖繩札記》帶來的反思；〈方言〉與〈馬祖詞典〉則描寫島嶼因歷史來路而出現的多語狀況。

再者，兩部散文集的書寫風格也頗為近似，謝昭華寫家族、寫醫者、寫戰地政務「管教養衛」下島民們嘈嘈切切的心事、寫金馬解嚴後何去何從的焦慮，態度盡皆冷靜自持。對此吳鈞堯、簡白在兩書的推薦序都提及，這可能與他的醫師專業有關，因此「縱使胸懷意慨萬千」仍是「憫而不悲」。³⁸事實上由不少篇章可以觀察到，即使是論說式的散文，謝昭華經常也使用情景交融的筆法營構，而有意在言外的餘韻繚繞；但他始終不會投入太強烈的情緒，抑或鮮明的價值判斷，而是拉闊距離、節制客觀。他或許認為島嶼上的諸多無奈和喧囂其來有自，值得理解但毋須過度耽溺。

不過，這兩部散文集仍有差異。《島居》文章原發表於報章專欄，應有版面限制，故平均篇幅較《國境封閉》為短，而內容的寫實議論較多；又因為發表時間距離島嶼博弈公投（2012）、「發現」藍眼淚（2013）不久，《島居》中有較多書寫「馬祖在撤軍後何去何從」的相關篇章，是《國境封閉》中所沒有的：例如針對年輕人趨之若鶩的藍眼淚，謝昭華順勢將之題為「悲傷色澤」，並指出長一輩在年輕討海時即已見過這海面夜光，乃是他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這其中有說出來的是世代差異，沒說出來的是戰地政務時期的「海禁」，導致漁人出海還須查驗漁民證、管制時間，島民們日日望海卻不能親近海洋，以至於才有如今藍眼淚的被「發現」；³⁹而〈聖詠〉及〈安魂〉寫馬祖博弈公投時，島上許多家庭

38 簡白，〈訴說、傳開島嶼的心事〉，謝昭華，《國境封閉與虛構的旅程》，頁13。

39 謝昭華，〈悲傷色澤〉，《島居》，頁14-18。

為此爭議性極高的議題搞得親子交惡、兄弟姊妹反目，但不少人心中並非真希望馬祖成為賭博之島，而是冀望財團投資使島上終能有一座不受天候影響起降的機場，往返台馬的交通能夠順暢，不再發生如 1996、1997 年接連兩場的空難憾事。另外〈安心〉寫媽祖巨神像的建立，而馬祖境天后宮卻由閩東式封火山牆建築改建為閩南式宮廷廟宇；〈芹壁〉寫這個面海的傳統聚落成為許多導演心儀的素材與拍攝場景。謝昭華在〈就是島〉中表示「然後家鄉就突然成了國家風景區」：

街坊都已經脫下民防兵草綠服，戴上草帽、墨鏡與麥克風，成為四處舉旗帶隊的導遊。昔日戒嚴時期宵禁的不便、民防訓練的草木皆兵、搭乘軍用補給艦如同海上難民的往事，都成為遊覽車上博君一笑的談資。⁴⁰

他並非對開放觀光有強烈批判，只是認為過往的事情也應該被記得。馬祖走過軍事動盪、戰地政務，兩個聲（軍人）來了又去，但「島嶼畢竟屬於島民，無論是蕭條、平淡、戰亂、寧靜，或是短期如夢繁華，歲歲年年的日子仍然要交給島上人們。」⁴¹《島居》一則則篇章，寫出島嶼（居民）面對歷史洪流和時代變遷的難以調適，以及不得不調適，故而頻頻回首、反覆探問。

相較起來，《國境封閉》當然也不乏向歷史叩問的篇章，但或許毋須肩負讀者不熟悉馬祖脈絡而加以說明的文字，因此有更多餘裕去抒情，也夾雜較多虛構想像的筆法，甚至猶如詩句：

他竊取我床邊輕唱的搖籃曲與童謠，塗去你夢中色彩使之成為黑白電影的斑駁場景。航空站裡的雙語廣播如同囈語，象形文字與拼音文字在夢境的虛空裡混雜難辨，島嶼居民進出航空站如同自家後院與廚房。⁴²

再者，《國境封閉》中有較多描寫私人交誼、親族、個體經驗和記憶的篇章，但

40 謝昭華，〈就是島〉，《島居》，頁 81。

41 謝昭華，〈午餐〉，《島居》，頁 209。

42 謝昭華，〈兒童遊樂園〉，《國境封閉與虛構的旅程》，頁 28。

也經常由其延伸去談小島的命運：例如〈手機〉寫懷念辭世經年的父親，父親晚年居住於桃園，其實已凸顯馬祖人戰後以來的遷徙經驗；而由父親青年時期在千鈞一髮之際回到鄉居小島，延伸至榮民老伯們轉瞬間卻被分隔兩岸，他們因戰亂在東亞大陸顛沛流離，在冷戰的漫漫長夜裡因思鄉哭斷肝腸，但開放探親後才驚覺人事全非，愴然而返後方決定當一位小島居民；〈抽屜〉由臥室裡的梳妝臺寫起，那是母親所贈，底下的抽屜一格格打開便「飄起昨日陽光的碎片，如從精靈指尖撒落的星塵」，例如母親坐在躺椅上鉤織毛衣的景象、大一返鄉時與牧師的辯論等，而其中遷居賀禮的「連江縣衛生院」字樣，則勾起公費醫學生須返鄉服務 15 年的記憶，當年四位醫學生同時畢業返馬，《馬祖日報》還有「四醫學生初返鄉，雙生雙旦一甲子」的報導，意指四人共須在小島服務至少 60 年，而如今四人都已在這塊土地上各自服務 30 年了。

謝昭華在《國境封閉》的後記寫到：「此輯文章卻近於斷代橫展，書寫近年思緒與追憶，剖析內省感悟與外在生活境遇切片。」⁴³或許可以這麼說，謝昭華透過散文書寫訴說島嶼的心事，其實也在訴說自己的心事；但同時間，作家的經歷，經常也是具體而微的島嶼之經歷。不過值得一提的是，從《國境封閉》的部分篇章中，我們也可觀察到作家除了胸懷馬祖列島，似乎也有擴大關注其他島嶼甚至全人類命運的趨向，例如〈落海〉討論東南亞海域的氣候多變、漁民的落海經驗，以至於海洋與人類日常生活息息相關，從而延伸到西南太平洋的吐瓦魯島國遭遇海平面上升的嚴峻威脅，「全球暖化的問題對我們而言只是每日面對的環境保護議題之一，對他們而言卻是生死交關的大事。」⁴⁴而〈聒噪〉寫歷史的弔詭，世界各地的接戰區或邊界是人跡罕至的禁區，卻因此成為珍稀植物或飛禽走獸的天堂：東西德柏林圍牆之間的草地滿是野兔奔跑、南北韓板門店有許多奇花異草怒長，而馬祖群島在砲擊停止後持續管制無人島礁，世紀之交亦有「神話之鳥」（黑嘴端鳳頭燕鷗）的發現，帶給全世界鳥友無比驚喜。謝昭華說燕鷗的飛翔身姿與高亢嗓音令人印象深刻，當他們群起盤旋飛舞時人們嫌他們聒噪，然而從柏

43 謝昭華，〈後記〉，《國境封閉與虛構的旅程》，頁 215。

44 謝昭華，〈落海〉，《國境封閉與虛構的旅程》，頁 69。

林、板門店以至於馬祖，其實在這地球上真正聒噪的，會否是永不饜足的人類？⁴⁵這是一篇相當優秀的知性散文，謝昭華的經驗仍以馬祖為本，但關注視界已向外翻了幾番。

經過上述對於謝昭華的詩、小說、散文等作品之耙梳，相信已經能夠對於前述「謝昭華是誰？」的問題有所解答。他或許身處容易被忽略的馬祖小島，因而位居台灣文學史的邊緣——誠如簡白所言：「閱讀福爾摩沙，我們的台文史，真的再不宜輕忽疎略馬祖了。」⁴⁶——但確是馬祖群島首位在純文學創作領域獲得大獎的作家。他在島嶼孤獨而孜孜矻矻的寫作，但其思想與藝術成就倒不寂寞，細數歷來的得獎紀錄：聯合報文學獎新詩獎、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評審獎、台北市文學獎新詩評審獎、中國時報文學獎新詩評審獎等，並入選中外文學「台灣當代精銳詩人」等，可謂屢屢獲得肯定。也因此 2009 年首屆馬祖文學獎開辦時，謝昭華毫無疑問是足以作為本地作家代表的「名家」。

三、謝昭華筆下的馬祖身世

這樣看來，沒有沖繩的犧牲，戰後日本就無法成立之說絕對不過分。

——高橋哲哉，《犧牲的體系：福島·沖繩》，頁 161。

謝昭華回返小島執醫之後，才開始吟詠詩篇、小說及散文，無論主觀意願如何，其寫作歷程和書寫內容可謂盡皆紮根於馬祖列島，而切切實實站成一位海島詩人、馬祖作家。然而，他究竟如何看待馬祖？如何看待過往施加於島嶼的特殊體制和歷史來路，又如何定位其與台灣的關係？由於詩句的隱喻，以及相對冷靜節制的書寫筆趣，使得他的態度顯得比較「隱晦」。在〈魚狂〉的得獎感言他表示「該說的都在故事的字裡行間」，在《島居》的自序他認為「村里巷弄裡樸實臉孔背後的故事才是真正想要描述的真實」，似乎都是將自己定位為訴說島人島

45 謝昭華，〈聒噪〉，《國境封閉與虛構的旅程》，頁 94-99。

46 簡白，〈訴說、傳開島嶼的心事〉，謝昭華，《國境封閉與虛構的旅程》，頁 16。

事的說書人。但他究竟如何說故事？又為何選擇的是這些而非那些人與事？其實在在都透露著他的「心事」，而有蛛絲馬跡可尋。

（一）對「犧牲的體系」的隱隱控訴

謝昭華成長於軍管下的馬祖，回鄉後歷經解嚴、撤軍、開放觀光等重大變遷，其作品的筆調雖然較為冷靜淡漠，但在有關兒時生活與青少年經驗的篇章中，仍然寫下戰地政務實驗「管教養衛」等施行舉措，對於島嶼民眾造成的諸多不便、不幸及深遠影響，隱隱然有批判控訴的意味。而 1992 年金馬解嚴之後，「詩人終於站在鬼條柴已經沒有鬼、鐵絲網已經沒有鐵，以及天空終於是天空」⁴⁷ 的時刻，島嶼島民（包括他自己）未來應該何去何從？過往的歷史是否就如煙消逝，無有意義也毋須追憶，褪下前線身分的離島只消趕緊「補課」、追上台灣社會的經濟發展即可？謝昭華似乎也不那樣認為。

2023 年 9 月 30 日《自由時報》副刊有一篇〈馬祖作家的列島卡躍〉，採訪劉宏文、劉枝蓮和謝昭華三位出身馬祖的作家，用意是請他們導覽家鄉。其中一道問題為「曾經因為哪一本書，更認識馬祖嗎？」謝昭華的答覆是：

大江健三郎的《沖繩札記》，當年在唐山書店翻閱當下就被他翻轉中心與邊陲的概念驚嚇，成為我世界觀的新座標。⁴⁸

《沖繩札記》對於謝昭華的影響應該頗深，因為兩部散文集皆有提及。在〈就是島〉中，謝昭華表示《沖繩札記》是大江健三郎寫給沖繩的致敬信，對二戰期間日本本島的人們對沖繩居民所作所為深切自省與愧疚；他並說「反之，至今沒有任何戰後出生的作家，寫出以馬祖與金門兩島居民為主體的文學作品。」⁴⁹ 而在〈小書〉中，他更詳細闡述如何遇上該書、大江健三郎的教育觀點，以及《沖繩札記》首章與末章的要點，並意有所指地表示「所有國家的政客對外誇誇其談住

47 吳鈞堯，〈我們的北風〉，謝昭華，《島居》，頁 8。

48 劉宏文、劉枝蓮、謝昭華，〈馬祖作家的列島卡躍〉，《自由時報》，2023.09.30，B7 版。

49 謝昭華，〈就是島〉，《島居》，頁 81。

民自決時，理應反求諸己，省視自己國內各個區域民族的現況是否合乎住民自決的原則。」⁵⁰但可惜的是，稍後他話鋒一轉，改談馬祖島上的國民教育、師資及當年老師贈書，未對上述啟發或聯想有所延伸。

《沖繩札記》為何帶給謝昭華衝擊，甚至翻轉中心與邊陲的概念？琉球王國於 1879 年被編入日本國土改為沖繩縣，史稱「琉球處分」；半個多世紀以後的太平洋戰爭尾聲，發生慘烈的沖繩戰役（日語稱「鐵之暴風」），當時死亡人數逾 20 萬人，沖繩失去四分之一的平民，甚至有被日軍強迫「集體自殺」之駭人情事發生；而到了戰後，在完全沒有徵詢沖繩人的意見之下，1951 年的《舊金山和約》將沖繩交由美國託管，其生效日被稱為「屈辱之日」。在「琉球列島美國政府」時期，美方雖稱「民政府」實際上行軍事統治，而壓制言論、大規模徵收軍事用地、擴張基地等手段，令沖繩民眾逐漸難以忍受，要求「復歸日本」的聲浪興起，並於 1960 年代中期隨著沖繩成為越戰的前線基地益發熾烈。而時年 30、剛連載完《廣島札記》備受文壇注目的大江健三郎，正是自 1965 年開始拿著美國所簽發的證件，多次前往沖繩，並且寫下《沖繩札記》。

比起廣島，大江健三郎前往沖繩領受到的是溫和但斷然的「拒絕」，在沖繩人與日本人之間，他屬於壓迫者一方，是對沖繩長期抱持歧視、以其巨大犧牲換取和平繁榮的共犯結構之一，這使得他必須反覆進行難堪的自省，但那股「瘋狂襲來的理應拒絕他的壓力」，卻也不斷魅惑著大江，使他一次又一次前往沖繩。

《沖繩札記》的首章為〈日本屬於沖繩〉，乍看之下是頗為怪異的命題。這是大江健三郎再次見到反復歸派的詩人新川明，且遭到「有必要拒絕，必須拒絕日本、拒絕日本人。你為什麼來沖繩？」的明確詰問之後，翻轉平日主流思考所得。大江的表述頗為視覺化，他指出從新川明清醒的意識可以透視出，現今的日本被遮蔽在沖繩的巨大陰影中，正因為憑藉著從屬於沖繩，方能顯示它的「偽」自立。⁵¹換言之，日本如今的自立與繁榮乃建立在沖繩的犧牲之上，是沖繩為日本承受苦難。

50 謝昭華，〈小書〉，《國境封閉與虛構的旅程》，頁 185-186。

51 大江健三郎著，陳言譯，《沖繩札記》（中國北京：三聯書店，2010.02），頁 22-27。

「日本屬於沖繩」而非「沖繩屬於日本」，翻轉了大與小、中心與邊陲的既定概念，此應即是《沖繩札記》帶給謝昭華的首先震驚。畢竟回過頭來看，台海和平、台灣（島）的穩定繁榮，何嘗不是犧牲了馬祖、金門等前線島嶼，使居民必須忍受砲擊、接受軍事管制、長期懷抱戰爭恐懼所換來的？謝昭華心下或許曾泛起過如此問句——可不可以也這麼說，「台灣屬於馬祖」？

然而值得進一步探問的是，大江健三郎的命題會與謝昭華相同嗎？吳叡人曾經不諱言指出《沖繩札記》並非沖繩論，而是以沖繩為對照，由沖繩折射、逆說的日本／日本人論。⁵² 我們可以發現大江在書中猶如自我剝削而反覆追索的問題是——日本人是什麼？能否把自己變成不是那樣的日本人的日本人？即便新川明提出「沖繩的拒絕」，縱使大江本身也知曉憲法第 22 條規定有脫離國籍的自由，但他仍表示「既然是繼續做日本人，那麼該用什麼方法來結束自己內心的沖繩札記？」對於大江而言，做為日本人是先在的前提，能夠從事的是坦承日本對於沖繩有道德上的虧欠、領受迎面襲來的強烈拒斥，並嘗試贖罪、淨化、重生成為不是那樣的日本人的（新）日本人。因此吳叡人引述德國哲學家赫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的「鄉愁是最高貴的痛苦」，去註解大江翻來覆去無法休止的日本人論，此處的鄉愁是「民族主義的隱喻，意味著對政治共同體的歸屬感。」⁵³

由大江健三郎和沖繩這個「對照組」來看，身為馬祖人的謝昭華，當然亦可對於「（台灣人）能否把自己變成不是那樣的台灣人的台灣人？」提出呼籲和期盼，但那並不會成為他的主要命題。相對而言，我認為高橋哲哉在 2011 年日本東北 311 震災及核電事故之後所提出的「犧牲的體系」，或許是更為直觀的參照系。

《犧牲的體系：福島・沖繩》中的兩大主題為福島核電問題與沖繩美軍基地問題，其中高橋哲哉亦以「犧牲的體系」來形容沖繩與日本本土的關係：

52 參見吳叡人，〈最高貴的痛苦——大江健三郎《廣島札記》和《沖繩札記》中的日本鄉愁〉，《受困的思想：臺灣重返世界》（新北：衛城出版，2016.07）電子書版。

53 同註 52。

在犧牲的體系中，某（些）人的利益是從犧牲他者（們）的生活（生命、健康、日常、財產、尊嚴、希望等）之中產生並維持下去的。沒有被犧牲者的犧牲，要求 牲的那方不可能產生利益，也不可能維持利益。但這個犧牲通常不是被隱蔽起來，就是作為一個共同體（國家、國民、社會、企業等）的「尊貴之犧牲」而被美化，或正當化。⁵⁴

關於琉球處分、鐵之暴風（沖繩戰）和屈辱之日（未徵詢沖繩人意見便交由美國託管）等犧牲的歷史，前文已有闡述；而即便是 1972 年沖繩返還／復歸日本之後，龐大的美軍基地仍然駐留沖繩。沖繩縣只占全日本 0.6% 的土地面積、1% 的人口比例，卻必須承擔全國 7 成以上的美軍基地；而且除了飛機起降的噪音汙染和安全危機外，美軍關係人仗著不平等的日美地位協定，犯下罪行卻仍被特權保護，始終令沖繩民眾憤恨難平。對此高橋哲哉不禁喊出，這「難道不是一種歧視嗎？只要想起沖繩的近代史，就不禁令人感到殖民主義仍在該地延續著。」⁵⁵

《犧牲的體系》在沖繩部分，主要是談論 2009-2010 年間的普天間基地移設問題與「鳩山起義」終告失敗，它凸顯了「犧牲的體系」運作之強韌，以及各方如何透過邏輯操弄和修辭美化不斷將之合理化、正當化。而這種「某些人將自己的利益建立在另外一些人的犧牲上來加以維持」的體系，是否也適用於馬祖與台灣之間的關係？自 20 世紀中葉起，本來僅是大陸板塊沿海零星島嶼的馬祖（以及金門），被捲入戰爭的衝突、國際地緣政治的對抗之中，突然間成為國共對峙、世界冷戰的前線，而付出全島要塞化、軍事統治（全世界最長時間的戒嚴）的代價，換取台灣的安全、穩定和經濟成長。

或許有人會說，台灣也同樣有過戒嚴歲月。然而除了戒嚴令，馬祖與金門還實施獨特的軍管體制與戰地政務實驗，從宵禁、燈火、捕漁、入出境（金馬證）、電信、金融（外島券）、電器用品（照相機、收音機、攝影機）皆有所管制，並

54 高橋哲哉著，李依真譯，《犧牲的體系：福島·沖繩》（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14.06），頁 36、190。

55 同註 54，頁 162。

禁止持有籃球、排球等漂流物；而且「全島皆兵」，無論男女均須編入民防自衛隊，民眾若犯法視同軍人，交由軍法審判。以上種種，盡皆嚴重影響數個世代島嶼居民的日常作息和基本人權。⁵⁶

謝昭華的作品通常沒有直接的控訴或批判，但他仍執意寫下戰地政務時期馬祖的生活樣貌，其中有諸多不便、無奈甚至不幸，例如：軍艦作為當時居民往返台馬的唯一交通工具，馬祖人聞搭船色變，卻又無他法可想，船期前數日便輾轉難眠；而嬰兒等不及長時間的海上顛簸，急於在艦上便呱呱落地的事件亦時有所聞。在交通阻隔下，謝昭華在台北讀書期間曾收過父親寄來電報，訴說老家聚落發生嚴重火災，大半條街付之一炬，他卻無法即刻返鄉，連打長途電話都是軍用線路轉接且管制森嚴，令其內心無比煎熬。⁵⁷

在〈砲擊〉中，他提到馬祖每一村莊都有大小數個防空洞，島嶼的孩子們早已練就聽聲辨位的能力，只要單號日聽到第一發砲彈飛越屋頂落地後的聲響大小及特性，便能判斷今晚是否需要跑進防空洞躲避；然而如果第一發砲彈正巧落在民居屋頂，那便只能聽天由命，因此每隔一段時日仍會有某家被砲彈集中的悲傷故事。⁵⁸ 我們著實難以想像，前線島嶼的危險與磨難，竟能泛化到民眾日常生活中而逐漸被「習慣」；在〈龍岡〉中，桃園龍岡圓環傍晚的熱鬧場景、姊姊家人晚餐後的散步時光令少年謝昭華印象深刻，但他對於「每天可以悠閒度日不用擔心聽見夜間砲擊聲，並隨時要躲進村郊防空洞避難的生活」深覺不解，這個「不解」實是意味深長。⁵⁹

此外，馬祖列島雖然四面環海，戰地政務時期卻將海岸全面封鎖，在〈綠龜飛翔〉中，謝昭華提到他對海一直是陌生的，即使天天都可望海，但從小已經習慣對海岸線保持距離。除了軍事崗哨嚴防把守外，海邊也有以鐵絲網圍住、標註「雷區危險」的禁區，老師耳提面命絕不可靠近；⁶⁰ 在〈蜻蜓〉中，他則提到母

56 陳永富編，《戰地 36：金馬戒嚴民主運動實錄》（金門：行政院金馬聯合服務中心，2020.11）。

57 謝昭華，〈搭軍艦的日子〉，《國境封閉與虛構的旅程》，頁 20-26。

58 謝昭華，〈砲擊〉，《島居》，頁 160-163。

59 謝昭華，〈龍岡〉，《島居》，頁 168-171。

60 謝昭華，〈綠龜飛翔〉，《島居》，頁 28-31。

親買了竹蟶要孩子們裝海水來養，還需要請當時未執勤的阿兵哥幫忙提水桶到海邊裝水，民眾只能握著欄杆在鐵柵外等候。而隔壁班的伊強某日為了採摘桑葢，將自己瘦小身體鑽過鐵絲網跨入雷區，結果從此沒有再回到學校……。⁶¹

而金馬解嚴後，長期的軍事治理（1949-1955年軍管時期、1956-1992年戰地政務時期）也給馬祖留下不少「後遺症」，包括島嶼海岸線需要排雷、心靈上的禁區嘗試解放、過往長期倚賴軍人消費的經濟模式在撤軍之後如何轉型、馬祖需要不因天候影響起降的民航機場等（後二者甚至是2012年馬祖博弈公投爭論的遠近因），這些議題在謝昭華的作品中均有觸及。

此外，縱使解嚴之後馬祖的軍事色彩逐漸消褪，但每當兩岸對峙齟齬，小島便又立刻被捲入台海戰雲，戰爭陰影持續籠罩，整體的前線格局和犧牲體系似乎未有改變。1996年首次總統直選前夕的台海飛彈危機，便令謝昭華印象深刻，而在詩作〈國境封鎖〉及散文〈西莒搖滾〉中有所表達：那年島嶼民眾無一日可以安枕，東、西莒的居民紛紛揹起簡單的行李搭船至南竿，再輾轉赴台躲避兵燹，「當歷史的煙硝退盡，海的子民依然每天／呼吸鹹鹹的海風，在竹蟶與藤壺間重回舊日砲火下的夢魘」，⁶²他說「這些原應只發生在遙遠國度的新聞事件，或是長輩口中的傳說，竟然荒謬地發生在我們日常生活中。此一刻骨銘心的經歷，使我每次在媒體上見到兵災戰亂與災民棄家遠行的報導便心內糾結難以紓解。」⁶³

但正如范銘如所言，文學裡對地景的描述除了與文學傳統的美學偏重有關，跟主導勢力如何看待這塊土地的態度政策亦有關聯。⁶⁴當主導勢力認為馬祖是軍事前線，島嶼就必須封鎖海岸、挖空內核而全面要塞化；但當它說你是觀光之島時，馬祖便又突然成為國家級風景特定區。在〈西莒搖滾〉中，正是軍方的實彈射擊逐漸成為島嶼例行觀光項目，令謝昭華回想起1996年馬祖民眾倉皇避難的

61 謝昭華，〈蜻蜓〉，《國境封閉與虛構的旅程》，頁108-114。

62 謝昭華，〈國境封鎖〉，《夢蜻蜓》，頁26。

63 謝昭華，〈西莒搖滾〉，《島居》，頁95。

64 參見范銘如，〈後山與前哨——東部與離島書寫〉，《空間／文本／政治》（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15.07），頁203。

場景，而如今「曳光彈之後近十分鐘的連續砲擊，槍砲彈藥在夜間劃過星空如同煙火般五彩繽紛，在台灣本島來的遊客驚呼連連下已經成為一種嘉年華，嗅不出隱藏其中的死亡氣息。」⁶⁵

其實最能夠體現謝昭華作品中對於「犧牲的體系」的批判，還是在於他認為過往的一切不該輕易被抹去，甚至可以這麼說，當一個社會能夠快速將歷史拋卻遺忘，本身毋寧也正是維繫「犧牲的體系」之運轉。面對島嶼新世代的逐漸長成，他們多半都出生於軍管歲月之後，未嘗經歷 1992 年解嚴時的複雜心緒；而長一輩「在類似歐維爾小說《1984》一般的環境裡生活了四十多年，在老大哥的管教養衛訓政治理下的民眾，並不願意公開發表自己的想法。」⁶⁶而謝昭華一筆一劃寫下自身的經驗與思緒、記錄歷史命運加諸於島嶼民眾的壓迫制約、引用大江健三郎《沖繩札記》期許作家寫出以金馬兩地居民為主體的文學作品。他認為我們仍應對於「我的家鄉是戰地」、對於戰爭進行嚴肅反思，方得以尋求未來避免重蹈覆轍的可能。

（二）馬祖的身世追索

「犧牲的體系」可用來比擬馬祖與沖繩的處境，然而兩者仍存在根本差異。沖繩的前身為琉球王國，在被納入日本以前已有屬於自身的宮廷文化、音樂、歌曲、舞蹈甚至武術；而馬祖在 1949 年以前是一個「沒有社會的社會」，⁶⁷將原屬羅源、連江、長樂三縣之零星島嶼整併在一起的，是軍事化及人為行政的決策，而如今可見的前線風光、戰地文化，亦是「軍事現代性」（militarized modernity）的產物。謝昭華在〈初音十番〉中便提及，其實馬祖是「沒有在地音樂的，通俗歌曲也付之闕如。從 1949 年封島開始，時間與空間、歷史與文化從中斷裂。」在此情況下，除了學校以外，當時孩子們主要的「音樂老師」竟是軍隊，因為軍營遍布島嶼，早晚的軍歌聲此起彼落，耳濡目染之下孩子們均朗朗

65 謝昭華，〈西宮搖滾〉，《島居》，頁 94。

66 謝昭華，〈等待〉，《島居》，頁 108-109。

67 語見宋怡明（Michael Szonyi），〈馬祖及金門：20 世紀地方軍事化的比較研究〉，江柏煒主編，《「馬祖：戰爭與和平島嶼」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頁 122。

上口，成為音樂啟蒙的來源。他說如今「在夜深時刻回家的途中，我彷彿仍可聽見山區軍營裡傳出的軍歌聲……聽著這慷慨激昂的曲調，我的心底卻泛起一陣無名的悲涼。」⁶⁸

由上述描述可以探知幾點，首先謝昭華應該認為縱使是「沒有社會的社會」都仍有一個「社會」在——人類群體生活之所在，因此島嶼是有其歷史與傳統文化的，只不過 1949 年軍隊進駐、軍事管治以後，使它產生了「斷裂」。而之所以聽著激昂的軍歌曲調，心下泛起的卻是悲涼，除了回想起蒼白的軍管歲月，大抵還是由於必須承認軍歌／軍事文化雖然虛無，但它竟然已是馬祖的文化母體（之一），而我（謝昭華）和同世代的島民便是在如此背景下長成。面對這種情況，如果不願承認馬祖文化幾乎等於軍事戰地文化，那麼其中一種處理途徑便是「發明傳統」（*invented tradition*），例如文中所提林少英及其爵士樂團以古樸的鼓板樂為基礎，加入西方音樂新元素而創作出《遇見馬祖》組曲，謝昭華便希望它能夠傳之久遠，獲得青年孩子們的喜愛。而另一種途徑則是「往前追索」，往 1949 年「斷裂」以前的島嶼時空挖掘探尋，把失去的找回來。因此，我們在謝昭華的作品中經常可以嗅到一股往前探源的返本趨力。

當然，謝昭華並非民俗史家或考古學者，因此他並不從事文獻考據或碑碣研究。他的探源趨力體現於文學作品中，時而是將馬祖列島摹寫為「流連飄泊江海之間，其居止長年在船上」的蟹民們所往來區域；⁶⁹時而是孩子們無法想像、僅在父執輩口中敘述「那些馳騁大海東至台灣北至江浙南達兩廣的攫掠傳奇」（海盜）的根據地；⁷⁰在早期詩作中，其甚至是「籍貫是海洋」的魚族天堂，⁷¹因為人類無非都是魚類蹣跚上岸幻化而成，故鄉皆為汪洋大海；更多時候則是黧黑皮膚粗布衣裳的海島黎民辛勤勞作、日升月落「帝力於我何有哉」的天涯海角。他認為「真正感動人心的不就應該如此嗎？故事不只是報紙的頭條標題，街頭巷尾的

68 謝昭華，〈初音十番〉，《國境封閉與虛構的旅程》，頁 118。

69 謝昭華，〈國境封鎖〉，《夢蜻蜓》，頁 24-27。

70 謝昭華，〈迷蹤蛛巢小徑〉，《國境封閉與虛構的旅程》，頁 166。

71 謝昭華，〈魚籍〉，《夢蜻蜓》，頁 9-10。

村里軼事才應該傳承。」⁷²

謝昭華追索——亦可說是「想像」——他尚未出生、1949年以前父祖輩口中的馬祖社會為何？雖然每個階段的認知皆有不同，但歸納而言，其實可以發現他嘗試描繪的都是一派帝力未及、猶未被國家權力所收編的海島景象。我不會立刻說那就是一種「海盜認同」或「海洋認同」⁷³，而認為它毋寧更像是在追求「不認同」的自由。

馬祖列嶼夾處台灣和中國之間，與金門同為中華民國重要的衛戍前線，軍管時期的教育灌輸是要當堂堂正正的中國人，而民主運動衝撞、解嚴之後似乎有更多想像可能，但當時民間卻傳出「金馬割棄論」，直教為台灣擋了半輩子砲彈的金馬民眾情何以堪？如今馬祖是台灣地圖上經常被忽略的邊緣離島，馬祖人身分證上寫的是福建省而非台灣（省），然而對岸卻也有個福建省連江縣……。在近代史來路和「犧牲的體系」之下，馬祖人的國族認同被拉扯得破碎、無所適從甚至麻痺，謝昭華早在《夢蜻蜓》的自序中便表示「每當填到籍貫欄時便有一種荒謬之情油然而生」⁷⁴，而認為人的籍貫也該是海洋。在〈共和國〉中他先是嘲諷戰地政務下的馬祖有自己通用的紙幣、軍隊、行政權等，猶如具體而微的共和國，但話鋒一轉，直指1949年國家軍隊進駐以前的島嶼，才更像是一個接近獨立完整的共和國。⁷⁵在〈邊境〉裡，他則以天空中候鳥飛行的自由來去，對比「何其聰慧的人類，卻在地球大地上畫滿了大大小小長長短短彎彎曲曲有形與無形的界線。」⁷⁶

在弔詭的時代變遷及複雜的國族糾葛下，謝昭華厭倦被強迫成為「什麼人」，他遙想古早的海角一樂園，追求一畦「不認同」的自由天地。就這點而言，其小說〈魚狂〉中那位會去考察石刻、介紹《馬祖列島記》、談論巴枯寧和克魯泡特金的無政府主義小舅，大概也有幾分作者自己的影子寄託其中吧。

72 謝昭華，〈故事〉，《島居》，頁53。

73 參見劉亦，《小島說話：當馬祖遠離戰地，成為自己》，頁172-176。

74 謝昭華，〈魚籍〉，《夢蜻蜓》，頁9。

75 謝昭華，〈共和國〉，《島居》，頁150-154。

76 謝昭華，〈邊境〉，《島居》，頁68-69。

四、結語：定位島嶼，定位自己

生命如此純粹，生活如此簡單，房間外的世界由爸爸媽媽去抵擋。躬耕自食，番薯、白飯、黃魚、牡蠣、與淡菜，伴隨著軍歌與漁歌唱晚。
窗外，天真的亮了。

——謝昭華，〈初見〉⁷⁷

其實宋怡明（Michael Szonyi）稱馬祖在 1949 年以前是一個「沒有社會的社會」，如此表述並沒有問題，因為他乃是針對「馬祖」共同體的形構或認同而言，並不代表 1949 年以前這片海域和群島無人往來或住居，亦不表示各澳口、聚落便缺乏自己的風俗、祭儀和文化，只是當時的他們並不會將彼此想像為同一群體而已。而 1949 年軍隊進駐之後，軍事化及行政決策把四鄉五島捏合在一起，卻也導致許多文化傳承發生「斷裂」；在戒嚴後期與解嚴之後，小島開始「找自己」，有人嘗試從碑碣刻文入手，有人整理民間信仰及其流變，有人恢復飲食物產，當然也有人努力記錄下戰地生活並加以轉化。無論如何，那些都是構成「馬祖」的一部分。

從這個角度而言，應該也可以說謝昭華即是由文學創作入手吧。本文首先以相當篇幅爬梳謝昭華的創作歷程，並分析他的詩、小說、散文作品，主要是想闡述現今的台灣文學史雖然始終忽略馬祖，然而小島上確實存在著一流作家和作品；再者，透過與日本沖繩的對比，凸顯戰後的馬祖和台灣何嘗不也是「台灣屬於馬祖」、「犧牲的體系」之關係？對此謝昭華在其作品中始終有著隱隱控訴。最後，本文探掘謝昭華作品中那股往前探源的返本趨力，其時而想像 1949 年以前的馬祖是蠻民海域、海盜根據地，時而是魚族天堂、平凡百姓的海角樂園，盡皆一派「帝力未及」的圖像，彰顯了他追求的是「不認同」的自由。

謝昭華上下求索，既遙想過往，也眺望未來，他透過文學書寫為馬祖列島定位，其實也是為生長於島嶼、負笈台北後返鄉執醫並開始創作的自己定位。很有

77 謝昭華，〈初見〉，《島居》，頁 236-237。

意思的是，在其詩集新作《熱帶氣旋升起》的兩篇推薦序，都提到他的詩「沒有直接寫海洋」、「幾乎不正面寫海」，但一者認為謝昭華可以從海洋詩人的角度去賞析，一者則說謝昭華擅寫的是他的馬祖島。⁷⁸事實上，他的作品不直接正面書寫海洋，不正是戰後島嶼歷史來路在他身上所刻劃的痕跡？謝昭華其人其作屬不屬於海洋作家、海洋文學或可再議，但他就是海島詩人、馬祖作家，則無庸置疑。



78 參見梁一萍，〈推薦序：向海：《熱帶氣旋升起》中的水分子〉，謝昭華，《熱帶氣旋升起》，頁 12-18；孟樊，〈推薦序：島居之歌〉，謝昭華，《熱帶氣旋升起》，頁 19-24。

參考資料

一、專書

- 大江健三郎著，陳言譯，《沖繩札記》（中國北京：三聯書店，2010.02）。
- 向明編，《七十九年詩選》（台北：爾雅出版社，1991.02）。
- 江柏煒主編，《「馬祖：戰爭與和平島嶼」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連江：連江縣政府文化局，2018.07）。
- 吳叡人，《受困的思想：臺灣重返世界》（新北：衛城出版，2016.07）電子書版。
- 林安（林淑萍），《我們·馬祖人》（連江：連江縣政府文化局，2016.03）。
- 林瑋嬪，《島嶼幻想曲：戰地馬祖的想像主體與未來》（台北：春山出版，2023.03）電子書版。
- 范銘如，《空間／文本／政治》（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15.07）。
- 高橋哲哉著，李依真譯，《犧牲的體系：福島·沖繩》（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14.06）。
- 陳永富編，《戰地 36：金馬戒嚴民主運動實錄》（金門：行政院金馬聯合服務中心，2020.11）。
- 福建省連江縣政府編，《馬祖鈞鑒：2009 首屆馬祖文學獎得獎作品集》（連江：連江縣政府文化局，2009.11）。
- 劉亦，《小島說話：當馬祖遠離戰地，成為自己》（台北：離島出版公司，2024.02）。
- 謝昭華，《伏案精靈》（台北：詩之華出版社，1995.06）。
- ，《夢蜻蜓》（台北：書林出版公司，2001.03）。
- ，《離散九歌》（連江：連江縣政府文化局，2008.04）。
- ，《島居》（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2016.05）。
- ，《國境封閉與虛構的旅程》（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2022.11）。
- ，《熱帶氣旋升起》（台北：聯合文學出版社，2024.09）。
- 謝昭華、雪泥、千鶴、台北小雨、忘筌、湘羽，《群島》六人詩合集（連江：連江縣政府文化局，2010.11）。

二、論文

（一）期刊

- 向明，〈馬祖島上的醫生詩人——介紹謝昭華和他的詩〉，《文訊》117 期（1995.07），

頁 81-82。

洪淑苓，〈望海的史前魚——謝昭華《夢蜻蜓》評介〉，《文訊》188 期（2001.06），頁 28-29。

倪思然，〈用文學為馬祖守夜——謝昭華詩藝論〉，《現代語文（學術綜合版）》12 期（2012.11），頁 50-51。

謝昭華，〈岫〉，《中外文學》30 卷 8 期（2002.01），頁 304-312。

——，〈冷戰旗手的文藝復興——馬祖文學概說〉，《台灣文學館通訊》38 期（2013.03），頁 19-21。

——，〈魚狂〉，《聯合文學》157 期（1997.11），頁 90-100。

——，〈尋找一個名字〉，《聯合文學》157 期（1997.11），頁 101。

——，〈藍色風景〉，《中外文學》31 卷 1 期（2002.06），頁 202-211。

魏可風記錄，〈江山有待：第十一屆「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決賽實錄〉，《聯合文學》157 期（1997.11），頁 12-26。

（二）學位論文

劉亦，〈島語：馬祖書寫與臺灣文學史〉（台北：臺灣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23）。

三、報紙文章

劉宏文、劉枝蓮、謝昭華，〈馬祖作家的列島卡躍〉，《自由時報》，2023.09.30，B7 版。

四、電子媒體

《連江縣志·文化志》第五篇／第一章／文學創作（來源：<http://gov.matsu.idv.tw/lienchiang/culture.html>，檢索日期：2024.10.11）。

台灣文學網／文學史／個人資料／謝昭華（來源：<https://ppt.cc/fD6uqx>，檢索日期：2024.10.11）。

楊樹清，〈島嶼甦醒——讀馬祖詩人謝昭華〉，《金門日報》2011.03.10（來源：<https://www.kmdn.gov.tw/1117/1271/1275/192975/>，檢索日期：2024.10.11）。

蘇芳霽，〈與島嶼對話——【雲林莞草】謝昭華〉，《生命的和弦》，慈濟人文志業中心，2018.09（來源：<https://ppt.cc/fAQq4x>，檢索日期：2024.10.11）。